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四十六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八

喪大記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此申言小斂大斂之所設也畢盡也夾衣衾有著曰

複無著曰褶小斂之衣不能悉著而裹尸以取其方故有倒領於下者唯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斂與所陳悉用已衣而不用襚大夫士用襚然必盡主人之祭服而後用之故親戚之衣受之而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唯祭服盡用而無算其餘散衣君用褶衣褶衾大夫士用複猶之小斂也案祭服蓋舉服之尊者而言所用之襚亦指大功以上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者而言若小

功以下親戚之衣但受之而不以即陳未必盡用也

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此申言稱義也袍衣有著者襌與單同袍為褻衣必有以表其外而不單露衣為上服必有以飾其下而非無裳如此斯謂之一稱張氏曰以其表裏上下之相稱故謂之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此言陳衣之當辨也詘與屈同不詘不卷也列采五方之正色凡陳衣者實之於篋取衣者亦以篋䘮其慎也升降者皆由西階從其便也凡陳衣雖在篋中必舒而不卷非列采不以入為其間雜也絺綌與紵不以入為其單褻也案凡陳衣通指陳於東序房中及庭而言取謂取之以斂也賈氏曰舊説自篋取陳又謂取衣為收遂者非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此言斂與遷尸之異也凡執斂之役者則袒衣以從其便若斂畢而遷尸入柩則襲衣而不復袒葢斂與遷尸事有難易繁簡之不同故袒襲異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此言斂時用人之法也君之喪用大胥以執斂事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但臨侍於旁衆胥爲之親斂士之喪胥亦臨侍於旁士之友爲之親斂案鄭氏注

曰胥樂官不掌喪事當為祝字之誤周禮大祝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是也吳氏澄讀大為太謂大胥是大祝之胥衆胥是衆祝之胥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此言斂衣之法也衽謂衣襟小斂大斂之衣以祭服為尊故不倒領於下衣皆從左衽畢結其絞而不為屈曲示不復解也案祭服不倒明大斂同於小斂左

衽不紐明死時反於生時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此言與斂者之節也斂者於既斂躬盡其力即心盡其哀而必哭若士之喪曾與亡者共執事則為之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又以情重而增哀也凡斂者貴賤皆用六人葢兩邊各三人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此言尊卑之冒制也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夷尸也裁猶制也既襲之後小斂之前有冒以韜尸君用錦冒畫黼為殺縫合一頭及一邊其不縫之一邊綴旁之帶有七大夫用玄冒亦畫黼為殺綴旁之帶降而為五士用緇冒以赬色為殺綴旁之帶降而為三凡冒之

制質自首韜下其長與手齊殺自足韜上其長三尺此小斂以前之所用自小斂以後衣多不可冒則用夷衾以覆尸蓋夷衾與質殺之制等之予為覆冒尸形而作也案專言冒則質殺皆在其中對殺而言冒即是質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

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此言人君大斂之禮也弁絰素弁加絰未成服故也序端謂東序南頭堂廉謂堂基南之廉稜處上士即商祝之屬宰謂大宰君將大斂其子弁絰即位於東序之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而以東為上諸父諸兄之不仕者在堂下北面夫人及命婦在尸西東面外宗在房中南面於時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於席上士盥手於盤上士從堂上舉尸而遷

於阼階斂處迨卒斂大宰告子以事畢子馮尸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孔氏疏曰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

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此言大夫士大斂之禮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來以辟凶邪也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於席君親至臨視主人出迎即先還入於門右巫者止於門外君釋菜以禮門神於是祝先入升堂以導君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而以東為上主人立東房之外南面主婦立尸之西東面乃遷尸於斂所迨卒斂宰告主人以事畢主人自西

階而降立於堂下北面以待君君撫尸而與之別主人拜稽顙君降階升主人馮尸并命主婦亦馮尸若士之喪將大斂則君不臨視其餘如鋪衣列位馮踊諸禮亦猶之乎大夫也徐氏師曾曰若君賜大斂則其禮亦如大夫但中加主人降出三節見後章及儀禮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此言子踊之節也孝子居喪踊節有七鋪絞紟則踊鋪衾則踊鋪衣則踊遷尸則踊斂衣則踊斂衾則踊斂絞紟則踊此為君大夫士所同者案此專以大斂之時而言若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者又別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此言馮尸之節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也臨喪而馮其尸雖出於情之所不能舍然其節必因人而有異君則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則撫室老撫姪娣皆以其貴也君大夫則馮父母妻長

子而不馮庶子士則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若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在先妻子在後以尊卑異也君於臣則撫之父母於子則執之子於父母則馮之婦於舅姑則奉之舅姑於婦則撫之妻於夫則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則執之假令君已撫心則馮尸不敢當君所撫之處又凡馮尸者起必為踊以傷之至而泄其哀也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

間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宫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宫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此言居廬之禮也倚廬喪次名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墻下去墻五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苫草苫凷土塊也柱與拄同梁謂之

楣人遭父母之喪居則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而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所寢則苫所枕則凷非喪事則口不以言君為廬以帷障之如宮墻然大夫士則袒露之而無帷障既葬哀殺乃拄起其楣令稍寛以受日光又用泥塗以辟風寒而不塗廬外之顯處自此則君而外大夫士皆以帷障而宮之不復袒矣凡適子之禮如此若非適子者自未葬時惟於隱者為廬而已鄭氏注曰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

東南角既葬猶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此言喪禮有經權之異也王事天子之事國事一國之事公事即國事也弁絰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要絰也既葬之後如與人並立國君可言王朝之事而不言國事大夫士可言國之公事而不言家事

此禮之經也若君於葬後有王政入於其國既卒哭而即出服王事大夫士於葬後有公政入於其家既卒哭而變喪服為弁絰帶即於金革之事無辟此禮之權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此言練與祥禫之節也練小祥祥大祥也既練之後孝子居堊室猶不與人居國君可以謀國政大夫士

可以謀家事既祥之後則黝治其地令黑堊塗其壁令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於是祥而中門之外無哭者禫而中門之內無哭者蓋祥之日鼓素琴禫則已縣八音於庭樂作矣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此言居喪即吉之有節也從御婦人御執事也吉祭謂四時之常祭三年之喪至禫而服除然後可以從御待吉祭畢而後復其私寢其有期服居廬終喪而不御内者如父在為母為妻是也餘如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亦皆三月不御於内婦人為舅姑與其夫次於中門之内不居廬不寢苫其喪父母則既練而後歸其有期服因出嫁降服大功九月者則既葬而後歸凡以自致其情也孔氏疏曰吉祭而復寢

者謂禫祭之後同月值吉祭則祭畢而復寢若不同月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喪記言寢者三既練舍外寢謂堊室也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平日之外寢齊與小喪之所次也吉祭而復寢燕私之寢也父在為母為妻不言祖父母何也母與妻疑為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之伸則不以父在為疑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此言臣居君喪之禮也公之喪大夫俟練而後歸士

則卒哭而歸案此當與雜記互觀之均之大夫也而有次於公館以終喪者有俟練而歸者均之士也而有練而歸者有卒哭而歸者親疏貴賤不同也鄭注以公之喪為士大夫有采地者未是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此言庶子居喪而歸之節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庶子之為大夫士者居父母之喪既練而各歸其

宮及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子之室若諸父諸兄弟之喪則既卒哭而歸案大夫士之家適庶不同居故庶子之為大夫士者至小祥而歸適子則終喪在殯宮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此言尊者不就卑幼之殯宮為次也父之於子恩雖重而尊不臨卑故不居於子之殯宮兄之於弟情雖篤而長不下幼故不居於弟之殯宮案兄不次於弟

謂庶弟也若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上所謂既卒哭而歸是已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此言君與夫人恩賜弔臨之禮也世婦內之命婦也外命婦大夫妻也諸妻疏謂娣姪及同姓女也君於

大夫世婦之常禮均視其大斂焉惟為之加恩賜則并視其小斂焉若於外命婦當入棺加蓋之後而君始至無復加賜於士之常禮當既殯而後往惟為之加恩賜則視其大斂焉夫人於世婦之常禮亦視其大斂焉惟為之加恩賜則并視其小斂焉於諸妻惟為之加恩賜乃視其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當既殯而後往方氏慤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

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内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此言君弔大夫士始至之禮也殷猶大也稱舉也言弔詞也君於大夫士有既殯而往焉者則使人告戒

主人使知之主人具殷奠之禮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先入而立於門右巫者止於門外祝代巫先於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升自阼階至房户之東背壁而南面自是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而相禮主人北面拜稽顙於庭君舉弔詞視祝踊而踊主人亦從而踊案君於大夫視大斂於士則既殯而往今同大夫於士者殆以有他故不及斂而至是始往與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此言君於大夫士方奠卒奠之禮也若是大夫之喪則當君在阼時主人即以所具殷奠奠於殯可也若士之喪主人即不敢留君待奠踊畢則先出俟於門外若將送君者必君命之反奠乃敢反奠既卒奠主人又先俟於門外迨君退則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案奠畢出俟葢大夫與士之主人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此言君於大夫士問弔之禮也殯服謂未成服之服苴絰免布深衣不散帶也君於大夫之疾三問之其在殯亦三往焉於士之疾壹問之其在殯亦一往焉若君來弔或不當大斂與殯之時則還著其殯服蓋不敢以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此言君夫人弔臣之禮也主婦臣妻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主人送不拜喪無二主也若君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夫人車前之馬首先入而立於門右夫人入升堂即阼階之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以世子前導因視之而踊其奠一

如君至所行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以謝主人則送於大門之外不拜應氏鏞曰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退則送於門內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賔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此言大夫弔家臣之禮也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稱大夫君大夫君弔其家臣主人不迎於門外大夫入而即堂下阼階之位主人在其位之南北面衆主人在其位之北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此時若有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之命來弔或四隣賔客來

弔則大夫君在前主人陪置其後於拜竟而亦拜案不迎於門外與即位於堂下禮皆貶於正君也其後主人而拜者以喪用尊者為主大夫君又不敢如正君專代為主故先拜而主人陪後以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此申言君弔臣之禮也君弔大夫士之喪必見尸柩而后踊案前章言既殯而君往視祝而踊與此不同者舊說既殯未塗尸柩見於外則踊塗之後雖往不

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此申言君弔以後設奠之禮也大夫士之喪若君不預戒而往其家不及具殷奠則俟君退必奠而以君至告於親榮之也張氏曰此錯簡當在前章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之下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此言棺制之等也大棺棺之在表者屬在大棺内椑又在屬内棺之重數自上而下降殺以一君之大棺厚八寸屬厚六寸椑厚四寸凡三重上大夫大棺厚八寸屬厚六寸下大夫大棺厚六寸屬厚四寸凡二重士惟棺厚六寸不重孔氏疏曰檀弓從内而說以次出外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内而說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鐟大夫裏棺用玄緑用牛骨鐟

士不綠

此言裏棺之制也裏棺謂以繒貼棺裏孔疏綠定本作琢鐕釘也君之裏棺貼以朱繒用雜金為鐕以琢著於棺大夫裏棺用黑繒琢之用牛骨鐕士則不用釘琢餘悉與大夫同孔氏疏曰雜金鐕者尚書云黃金三品黄白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繒著棺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

漆二衽二束

此言衽束之數也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束以皮束棺也君之棺蓋用漆以塗合縫之處凡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止二衽二束士蓋則不用漆亦二衽二束案衽小要也君之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此言藏鬊甲之異也鬊亂髮爪手足爪甲也鄭注綠

當爲角君大夫之鬊爪生時積而不棄死後盛以小囊而實於棺内四隅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葢身體髪膚受之父母鬊爪有所不遺亦猶是全歸之意也

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此言殯之制度也輴盛柩之車欑猶叢也畢盡幬覆暨及帷障也國君之殯以柩置於輴而欑木於四面以至於上以泥盡塗其屋大夫之殯不用輴亦不爲

屋但以棺衣覆之欑其三面而一面貼西序之壁塗以廹近而較慎使不至於棺士之殯不爲欑掘坎容棺猶見其蓋縫用衽之處用木覆而塗其上凡殯士達乎君皆帷之以鬼神尚幽闇故也案此言君兼天子諸侯屋謂欑木之形四注如屋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此言熬穀之異也熬煎穀使熟也四種黍稷稻粱也三種黍稷粱也二種黍稷也筐竹器葬須熬穀置於

棺旁君四種分為八筐大夫三種分為六筐士二種分為四筐此外又加魚腊焉舊說煎穀所以惑蚍蜉不如敖氏云孝子不得復奠故置此以盡其心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

此言國君飾棺之制也帷柳車邊障即所謂牆也以白布為之而畫以龍池織池為籠衣以青布挂於柳

上荒邊爪端振動也容飾也以青黃繒長丈餘如幡畫為雉縣於池下為飾車行則幡動荒蒙也柳車上覆即鼈甲也列行也褚屋也偽讀曰帷纁紐纁帛為紐也齊臍也柳車上覆形圓如車蓋者曰齊翣形似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圭玉也魚銅魚也戴猶值也繫於棺與紐相值故謂之戴披以絳帛為之飾棺之制國君畫龍於帷闕其後面而用三池池上縣以長幡車行則振動其容飾畫黼文於荒之緣

邊其中央則畫火三列黻三列用素錦以為褚加帷於旁以為墻加荒於上以為蓋荒與帷不相聯則用纁紐六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五采五貝交絡其上凡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兩角皆戴以圭於池下振容之間懸以銅魚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君以纁帛為戴連繫棺束與柳材者六又以纁帛為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六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此言大夫士飾棺之制也綏讀作緌三采絳黄黑也揄翟也雉類絞青黄繒也大夫畫雲氣於帷柳上止二池在旁不用振容又畫雲氣於荒之緣邊其中央

則畫火三列黻三列用素錦以為褚荒與帷不相聯
則用纁紐二玄紐二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三采三貝
交絡其上凡黻翣二畫翣二兩角皆戴采為之綏於
池下懸以銅魚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大夫之戴
前纁後玄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其以披令人引之
以防傾覆者色亦如之士以白布為帷為荒不畫柳
上止一池在前畫揄翟於絞繒在池之上荒與帷不
相聯則用纁紐二緇紐二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三采

一貝文絡其上畫翣二兩角皆戴圭爲之緌士之戴前纁後緇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其二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則皆用纁案不振容即雜記上篇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也大夫不揄絞而士反揄絞者賤無嫌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

此言君大夫士葬時之等也輴柩車也上輴字讀曰
春下輴字作輇無輻之車也綍碑並見檀弓下篇君
二碑謂桓楹也御棺羽葆及茅見雜記下篇國車國
字亦作輇功布大功之布也國君之葬用輴車以載
柩凡四綍二碑御棺之人用羽葆居前以為麾大夫
之葬用輇車以載柩凡二綍二碑御棺之人用茅居
前以為麾士之葬亦用輇車以載柩有二綍而無碑
比出宮御棺之人用大功布居前以為麾於大門墻

內而止至墓不復御也陳氏澔曰案檀弓諸侯輴而設幬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是君葬用輴之輴合讀如字至鄭注大夫以下蜃輴故輴當為輇又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則並宜從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此言君大夫士下棺之等也封作窆下棺也引即綍也衡橫木咸讀為緘棺束也凡下棺以綍一頭繫棺

緘以一頭繞碑間轆轤而人在碑外背碑負綍而漸以縱之國君之封禮大物多棺重恐其不正别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使平持而下大夫士則以綍繫緘君命戒衆無譁以擊鼓為負引者縱舍之節大夫命人使毋哭士則哭者自相止也窾去碑負引䟽謂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也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

壺士容甒君裹椁虞筐大夫不裹椁士不虞筐

此言君大夫士之椁制也柷樂器壺漏水之器一云壺甒皆酒器椁以周於棺之外而材有不同國君用松椁大夫用柏椁士用雜木椁而棺椁之閒可以藏物國君可容柷大夫可容壺士可容甒又國君之椁有物以為之裹而又加以虞筐大夫則不裹椁士則不虞筐其尊卑之辨如此案虞筐注疏俱未詳或曰虞之言安其筐卽苞菅以安體魄者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八

謹案卷四十七第二十七頁後二行故得與君同

用簟也刊本君訛居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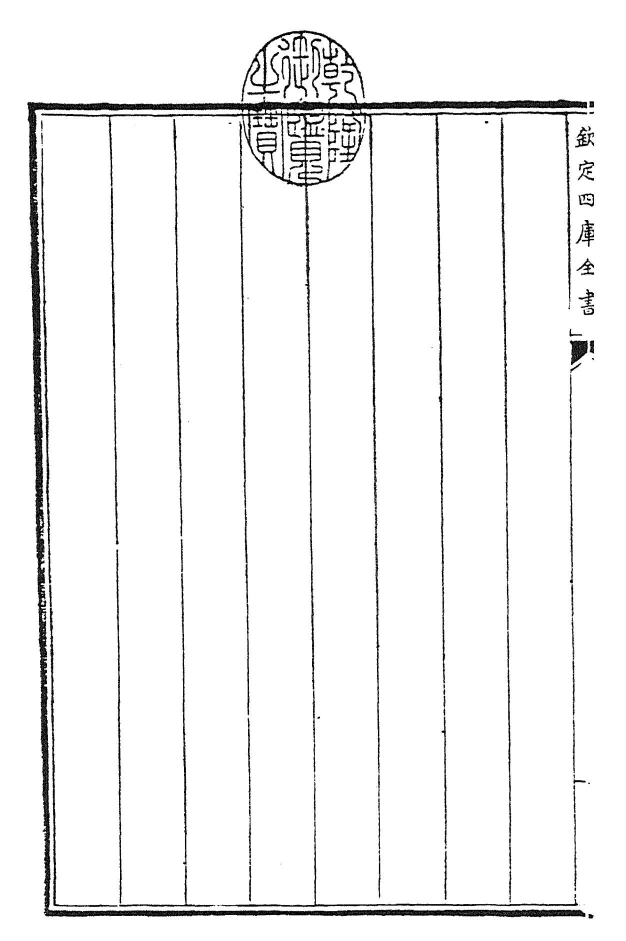
卷四十八第四頁前二行士與其執事則斂刊本

士訛上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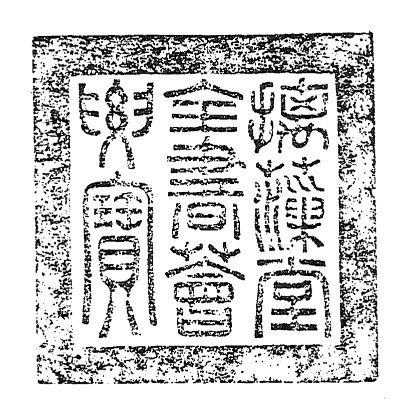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則用三采一貝刊本三訛二

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君命毋譁刊本毋訛無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四十七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九

祭法

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首節及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論祀爰居其郊禘祖宗廟祧壇墠之制並見家語廟制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此言四代禘郊祖宗之制也嚳黄帝之曾孫顓頊黄帝之孫堯稷契皆帝嚳之子鯀禹之父禮莫重於祭而祭有法焉昔先王盡其誠孝報本追遠既已祖有功宗有德立為世室而百世不遷矣又於孟夏而行禘禮則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於冬至而行郊禮則祀天於郊而以始祖配之在有虞氏則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則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亦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楊氏復曰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也鄭氏分圜丘與郊為二以禘為冬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為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為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皆非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此言祭天地之禮也燔燎也泰者尊之之辭泰壇即圜丘泰折即方澤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騂赤色積柴而加牲玉其上燔於泰壇者祭天之禮也以牲幣而瘞埋於泰折者祭地之禮也所用之牲厥惟騂犢蓋天秉陽而神在上地秉陰而神在下故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所以達其氣與誠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此廣言祭上下四方諸神之禮也泰昭壇名時四時也相近王肅本作祖迎深者為坎高者為壇王宮謂日壇營域如王者之宮也夜明謂月壇月明於夜也

幽宗謂星壇幽光小而闇也宗之為言尊也雩宗謂水旱壇雩吁嗟求雨聲也四坎壇四方之坎壇也自祭天地而外如四時錯行以生萬物而必埋少牢於泰昭者所以祭四時也寒暑往來以成歲功而必或送或迎於坎與壇者所以祭寒暑也日者陽德而有君象故春朝之於王宮所以祭日也月者陰德而以夜出故秋宵之於夜明所以祭月也月為明而星則幽故有壇曰幽宗者所以祭星也水旱不時則禱故

有壇曰雩宗者所以祭水旱也在天則爲四時在地則爲四方故四坎壇者所以祭四方之神也他如山林川谷丘陵能興雲氣爲風雨見怪物者亦皆曰神唯天子爲百神之主故有天下者祭百神若諸侯必神在其地乃祭之使亡其地則有不得復祭者案相近鄭注當爲禳祈聲之誤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王肅作祖迎蓋本於周禮籥章逆暑迎寒之意張子則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時祭皆從祀於郊言

王宫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曰相近於坎壇也此先儒疑義當並存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此言禮有因革之不同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毁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大凡人物生於天地之閒雖

數有長短分有大小而莫不有制焉者是皆曰命其萬物之死皆曰折人之死則曰鬼此所命之名固唐虞夏商周歷五代而有所不能變也若夫統計顓頊帝嚳以來七代之所更立者唯禘郊祖宗之祭各主其所自生其餘若天地日月山川之類則仍不變也方氏慤曰不變自堯而下者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或變也更立不及黃帝者七代同出自黃帝黃帝無統於上七代則更於下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此總言分封建廟之制也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祧超也謂超而上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天下有王則法制所由定也於是乎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加恩於其下而更推孝於其先爰設為廟及毀廟之祧去祧之壇去壇之墠以祭之然人心無窮分則有限乃又為之昭穆

祖考以定其親疏之數爲之七五三二以定其多少之數蓋先王立制之大槩如此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此言天子之廟制也七廟謂高曾祖禰與始祖爲五并二祧凡七也王考即祖皇考即曾祖顯考即高祖

祖考謂始祖也享嘗四時之祭也惟祭有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者既立七廟又設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夫始祖百世不遷高曾祖禰四親廟乃恩所當厚是皆每月而祭之至遠廟為祧以奉昭穆遞遷之主者有二祧廟則但享嘗祭之而止世遠則去祧而為壇去壇而為墠此惟有禱焉斯祭之無禱乃止其視壇墠又遠者雖禱不及但名之曰鬼而已案注疏以文武不遷之廟

為二祧足七廟之數實止於五廟將與諸侯何異蓋文武二世室當在七廟之外此朱子所以取劉歆之說也張子曰廟祧壇墠之法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此言諸侯之廟制也諸侯降於天子立五廟又立一

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親近而恩隆皆
每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則但享嘗祭之而止高祖
以上去廟而為壇去壇而為墠此惟有禱焉斯祭之
無禱乃止其又遠者雖禱不及則去墠而為鬼已案
諸侯廟止於五有功德而數不加無功德而數不減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
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此言大夫之廟制也大夫降於諸侯立三廟又設二

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俱於享嘗祭之而止
顯考祖考則無廟有禱焉斯爲壇祭之其當遷者雖
禱不及則去壇而爲鬼巳案始爲大夫者如諸侯始
封之君此云祖考無廟非也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
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
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此言士庶人之廟制也適士謂天子上中下之士及

諸侯之上士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庶人謂府史之屬士又降於大夫惟適士立二廟設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俱於享嘗祭之而止皇考則無廟有禱焉斯為壇祭之其當遷者雖禱不及則去壇而為鬼官師之士祇立一廟曰考廟王考雖無廟而得於此祭之其更上者則去王考而為鬼庶士庶人皆降而無廟死則曰鬼而已案庶士庶人死皆曰鬼而所以事者必有道焉則王制云庶人薦於寢家

語云四時祭於寢是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此言立社之義也社土神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籍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大夫以下包士庶而言成羣立社即今里社也天子主天下之土穀欲奠億萬人之居足億萬人之食而為羣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以供粢盛曰王社諸侯主域中之土穀欲奠一國之民居足一國之民食而為百姓立社曰國社侯自立社以供粢盛曰侯社大夫以下因成聚而居共立一社曰置社方氏慤曰王有天下故稱羣姓諸侯有一國故稱百姓亦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之意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此言立祀之不同也司命主督察人命者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國門謂城門國行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故祀之也神之散處人閒者祀必各因其等王為羣姓凡立

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皆所以為民此外王又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其國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亦所以為民此外諸侯又自為立五祀大夫凡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凡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止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案五祀為王侯以下之達禮見於經傳者非一今增減其數别無可據注家於儀禮士禱於五祀則以為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

夫祭五祀又以為有地之大夫蓋皆本此而為之詞
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
祭三大夫下祭二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此言以尊祭卑之義也玄孫之子稱來者以其世數
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尊有祭卑之禮王之下祭殤凡
五為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之下祭
凡三大夫之下祭凡二適士及庶人則祭子而止應

氏鏞曰祭殤之數唯王者德厚流光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此總言制祭祀之義也夫聖王之制祭祀所以報功也民功曰庸故法施於民則祀之事功曰勞故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治功曰力故能禦天

之大菑則祀之能捍人之大患則祀之凡皆以為民而已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此言農弃后土之法施於民也厲亦作烈炎帝神農也周弃為后稷官因號為后稷共工氏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后君也為君而掌土故謂之后土上古稼

穡之不知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脩耒耜之利其子名柱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命之曰農及夏之衰也有周弃繼之故以穀神祀之而為稷上古水土之不平自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名勾龍為后土官因號曰后土實能平治九州故以土神祀之而為社棄弃在夏末以樹藝稱聖自殷以來遂代烈山氏而祀之配穀神也共工氏乃春秋傳所謂以水紀官者勾龍功在水土故祀之以配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此言帝嚳與堯之法施於民也上古之民不知天象帝嚳能序星辰之次舍得推步之法以著於天下於是乎衆因占驗而知休作之期堯當在位既能賞得其均刑中其法後復官天下而不私禪位於舜而以義終焉孔氏疏曰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法是能刑有法也陳注以能賞二字為句者非

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此言舜之以死勤事禹之以勞定國也鄣壅塞也舜當在位勤於衆事甚至而其後竟以巡守而崩於蒼梧之野鯀治鴻水不知因勢利導而壅塞焉以至殛死於羽山禹能改正其事是以卒成治水之功而貽明德之遠也案禹以勞定國而又實禦大菑固宜萬世祀之至鯀治水九載亦有功得祀蓋列於以死勤事者與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

此言黄帝顓頊之法施於民也黄帝以前物未有名因為正名百物以明示於民而使取以備財用顓頊能繼而脩明之故其利之所及者大也劉氏彝曰黄帝垂衣裳而定尊卑之法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重門擊柝取諸豫杵臼取諸小過弧矢取諸睽宮室取諸大壯棺槨取諸大過書契取諸夬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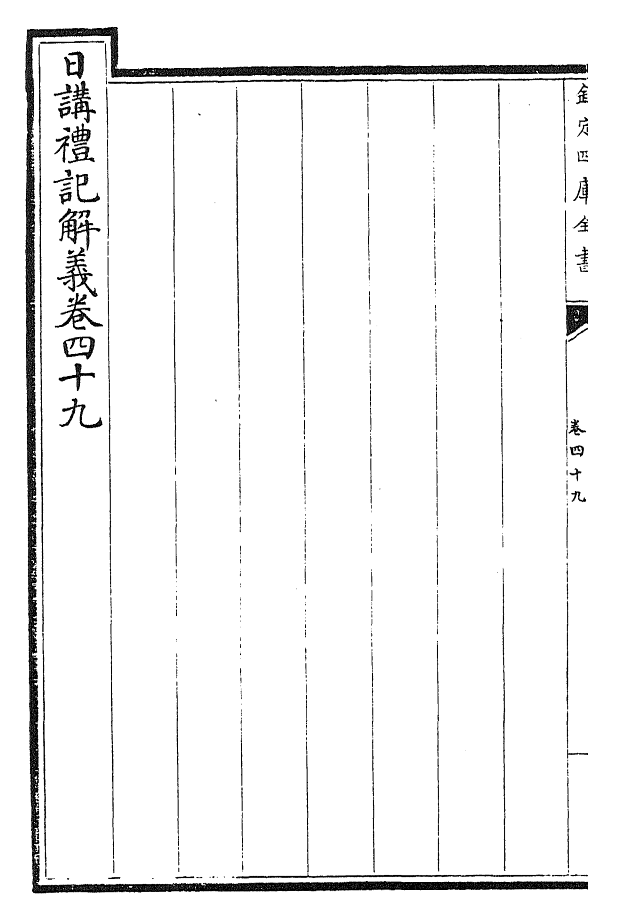
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

此言契之法施於民冥之以死勤事也司徒教官之長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各得其分所由化民而成俗也契之六世孫有名冥者勤於其官甚至而其後竟以水死案月令三冬之月其神玄冥冥即玄冥以其為水官故曰玄冥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此言湯與文武之禦菑捍患也烈業也湯既伐夏因桀之殘民以逞也於是乎治民以寛為之悉除其虐文王治於岐山發政施仁化行俗美是為文治武王伐紂秉旄杖鉞除暴救民是為武功文武之治功不同而皆所以去民之菑凡此自厲山氏以下皆其有功烈於民者也陸氏佃曰於此言稷譽堯鯀禹顓頊契冥湯文武以見四代郊禘祖宗非專為私恩也徐氏師曾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

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如上數者功烈之迹而已記
者特舉以見例耳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此推言祀典以總結上文也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
籍也更兼乎上下而言之則及乎日月星辰照臨下
土而為民之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長養萬物而
為民之所取以資財用也有天下者祀以為報要無

非所以重民之生而已如其無功烈與無益於民而非此族也則有不得在乎祀典者案此就上泰壇泰折等祀而約言天神地祇之屬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四十八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

祭義

義者言所以祭之義理也篇中即祭以明孝弟敬讓之義至為詳切葢人事之本末人道之始終備於是矣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此言孝子感時設祭之義也禘陳注作禴伏氏趙氏讀如字悽愴悲傷貌怵惕驚動貌祭必有時不欲先時而數數則其事煩煩則涉於不敬亦不欲後時而疏疏則其事怠怠則近於遺忘是故君子之祭也合於天時之序而春禘秋嘗霜露既降萬物感陰而哀

而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者悲亡者之愈遠而非其寒之謂也春則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而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者如往者之復還而將目見之也惟歡樂以迎其來悲哀以送其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者以此案鄭注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孔疏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繹萬舞有奕吳氏澄曰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四時皆不用樂此蓋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

知所據

致齋於内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

此言將祭之義也致齋如祭統心不苟慮之類於内就齋所也散齋如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聽樂之類於外未就齋所也五其字皆指親而言祭必先致齋三日於内散齋七日於外當齋之日則思其居處之所安思其笑語之所形思其志意之所向思其所

樂之事思其所愛之物齊至三日乃恍然而見其所為齊者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案鄭注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孔子亦言祭思敬程子說不如注義之平實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此言正祭之義也僾然彷彿貌肅然儆惕貌愾然感

慨貌當祭之日始入廟室則僾然而必有見於神位及薦饌而周還出戶則肅然而必有聞乎其舉動容止之聲既出戶而傾耳以聽則愾然而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葢孝子聚一己之精神而因以聚祖考之精神本有通一而不二者其必有見必有聞是誠之不可揜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此覆言孝子念親之誠以結上意也慤專謹也是故先王之孝其親也親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之時親之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時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之時此豈可以勉為哉惟心於親而極其愛則亡者以存極其慤則微者以著著存既不忘乎心則念念在茲夫安得而不敬乎君子之於親生則敬其養死則敬其享者凡以思終身而

弗至或貽以辱也案君子之孝本於思思在親身者極追慕之誠思在己身者盡全歸之理而皆不外於一敬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此中言君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也忌日親亡之日也夫日猶此日也君子之於親喪不過三年而又有終身之喪者則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為他事非以為

不祥而避之言此日感念其親哀痛慘怛之情於是為至而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案子於忌日當以喪禮處之故為終身之喪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此言孝子祭祀奠親歆饗之義也盎盎齊也勿勿猶

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天子祭帝人子祭親禮之常也唯聖人為能郊焉而饗帝孝子為能廟焉而饗親其所以饗者以其心鄉乎帝與親也必心鄉之然後能致其來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誠有無間於幽明者其為主祭則君牽牲而夫人奠盎君獻尸而夫人薦豆其為助祭則有卿大夫以相君命婦以相夫人齊齊乎外有整肅之儀也愉愉乎内有和順之貫也勿勿然内外兼盡欲其饗此薦獻之饌也孔氏

疏曰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項氏安世曰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此言文王之能饗親也稱諱者宗廟之禮上不諱下

祭高祖則不諱曽祖以下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謂將旦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昔文王之祭也事死者一如事生思死者直如不欲獨生遇忌日則必哀聞稱諱則如見其親祀之而務盡其心也如見親之所愛真有欲之之色然其唯文王能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文王之謂也文王不特忠於方祭而已於祭之明日而繹更有明發不寐者於親既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明日且然矧於正祭故祭之

曰樂與哀各參其半饗之必樂爲喜其來巳至必哀爲悲其往也桀如欲色然家語作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巳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

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此言孔子之能饗親也嘗秋祭也趨趨行步迫狹也濟濟衆盛貌漆漆光澤貌若及也仲尼於嘗之祭奉所薦而進於尸其親執事也容極専慤其行步也促促而頻數祭畢而子貢問曰昔者子之言祭宜濟濟漆漆然今觀子之祭而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是處已於疏遠也漆漆者容也是自反以

脩整也容之疏遠及自反以脩整皆文過其質者也
夫何神明之及交我之自祭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
昔所言者葢謂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
更反入於室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薦籩薦豆
與牲體之俎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
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思念慌惚
之有乎夫人之立言因人因事豈止一端而已夫固
各有所主也濟濟漆漆乃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其

不可執一而論也明矣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此言孝子誠以享親也比時當行禮時也具物陳設器饌之屬孝子於將祭時必有當為之事則慮之不可以不豫及方祭時必有陳設之物則具之不可以不備而又必湛然純一虛其中以治之蓋惟心無事而後可以慮事心無物而後可以備物也夫虛中者

敬之至也程子所謂有主則虛是也主於敬而事與物乃非虛器矣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此承上而言孝子祭盡其誠也兩奉承而進之上言

主祭者下言助祭者諭告也孝子虛中以治而事豫物備則宮室之既脩牆屋之既設百物之既備而祭可行矣於是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祭物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有重而弗能勝如將失之者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然助祭者或有不恭則吾之孝敬猶為未至又必於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之時皆奉承祭物而進之於是祝以孝告達其志意冀以其慌焉惚焉者以與神明交而庶或饗之庶或饗之

此孝子之志也輔氏廣曰洞洞言其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言其誠之弗息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此極言孝子享親之誠也孝子之祭也內志盡故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外物亦盡故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舉無過失焉進退必主於敬如親聆

父母之命而或有所使然者此所謂如在之誠也葉氏夢得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實禮者敬之文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此言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也固猶質陋也孝子之祭有可望而知者其待事而立也則敬以形其磬折之容其從事而進也則敬以逞其怡悅之色其奉物而薦也則敬以致其欲享之意少退而立如將受命於其前已徹而退敬齊之色猶不絕於其面自始至終如此此孝子之祭也若夫立而不詘是其固也進而不愉是其疏也薦而不欲是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是其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是念不

存親而忘本也如是而祭迹是而情非其失之也多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此因祭而推言孝敬之義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睟之氣有和氣者必有愉悅之色有愉色者必有婉順之容孝子如執玉之恭如奉盈之慎洞洞屬屬

然如弗能勝如將失之斯愛與敬交至者也若夫嚴威儼恪則敬過於愛而非所以事親也乃成人盡飾之道也鄭注云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吳氏澄曰以上皆言祭之義此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生事死祭一皆如此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

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此因論孝而推言之而又特明孝弟之重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其教有五曰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乃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夫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所以貴有德者何為德之近於道也臨

我者有君所以貴貴為貴之近於君也生我者有親所以貴老為老之近於親也先我者有兄所以敬長為長之近於兄也承我者有子所以慈幼為幼之近於子也是故至孝之仁近乎王至弟之義近乎霸惟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以孝事其父惟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以弟事其兄先王之教因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移所以統領乎天下國家而俾之率循乎孝弟也案敬長義也霸者以義尊王者也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此承上而言孝弟之為本教也睦和厚也錯與措通

孔子曰人君雖無所不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立愛自親始所以教民睦也人君雖無所不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立敬自長始所以教民順也教以慈睦則

民興孝而貴有其親教以敬長則民興弟而貴用其命誠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由是錯諸天下而無所不行固其宜矣馬氏曰此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孝經所謂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皆天子之事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

腥而退敬之至也

此言郊與廟祭之致其敬也穆謂子也君為昭則穆答君君穆則昭答可知麗猶繫也郊之祭也為吉禮大事故有喪者不敢以哭凶服者不敢以入國門此人君所為敬之至也廟祭之日君迎牲而親牽以入穆對君共牽卿大夫以次而佐幣以從既入廟門以牲紖麗於中庭之碑孔將殺則卿大夫袒而取毛於牛以告全尚耳以主聽用鸞刀封取膟膋以升臭人

君乃於是而暫退至於湯爓有祭與祭其腥則朝踐之禮終而退矣此人君所為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此言郊祭之禮與時也萬物本乎天郊之祭所以大報天生物之功也天以日月為用故主日而配以月此三代所同也祭天之時則夏后氏尚黑於日入而祭其闇殷人尚白於日中而祭其陽周人尚赤祭日

於昧爽之初以朝及闇其不同者如此案此言及闇

與禮器逮闇同義劉氏謂先日欲出之初是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

月於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

長短終始相廵以致天下之和

此詳言祭日月之義也位謂陰陽之位先王祭日於

王宫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壇顯坎隱以别幽

明壇高坎深以制上下也祭日之壇必於東方祭月

之坎必於西方何也出東入西以別外內東陽西陰以端其位凡以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故也夫陽饒而陰乏一長一短終始相巡而未甞絶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而生成萬物此日月所以當祭也孔氏疏曰日月有合祭之時郊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是也有分祭之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

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此因祭義而推言禮敎之所及也微猶少也天下之禮有郊廟以致反始也有羣祀以致鬼神也有備物以致和用也辨名分以致義也崇撙節以致讓也致反始所以知本而厚為報也致鬼神所以嚴敬而尊上也致物用所以明等列而立人紀也致義則上下胥安而無悖逆矣致讓所以去爭也人君苟能合此

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將見禮達而教成雖有奇邪不從治之人則已少矣案鄭注因祭之義汎說禮也劉氏彞專以郊言謂天者人之始是致反始也尊祖配天是致鬼神也郊焉而天神格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也父母乎天地凡姊乎日月所以致人倫之義也聖人澤被天下必嚴郊祀而讓德於天所以致讓也承上文而申言饗帝之義於經義尤融貫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此言鬼神之名以及其教也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請夫子一明示之子曰鬼神不外於吾身氣也者屬乎陽而主動是神之盛也魄也者屬乎陰而主静是鬼之盛也即吾身之氣與魄而可以知鬼神之情狀是故先王合鬼與神而制為祭祀之禮郊廟之典隆而仁孝之德盡所以為教之至也

案此言氣與魄與大傳言精氣爲物游䰟爲變同義

造化之鬼神不可知即以吾身之鬼神而知之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

以畏萬民以服

此言鬼神之所由名也陰言依蔭於地中而爲土壤

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凡衆之生必有死

死必歸於土以其歸也故謂之鬼骨肉既斃於下陰而為野土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朗然而昭明或衮然而焄蒿或肅然而悽愴此百物之精爽所為而即神之顯著也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命之曰鬼神以為民之法則故百衆以此知畏萬民以此知服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宫室設為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

且速也

此言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也聖人以尊名鬼神爲未足以致其實也於是乎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其親疏遠邇而多少隆殺之數因之所以教民反之於昔而復其始不忘此身之所由生也惟制禮緣於人情宜乎衆民之服從自此故莫不由之而聽且速也案始謂受氣之始由生謂形之所由生孔氏疏以先祖爲古父母爲始者似非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此詳言宗廟之祭也祭以質明行事故曰朝事羶膟膋也薌黍稷也見現同猶著也羞進也殷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見間合讀為覸雜也俠夾也甒瓦尊也鬼神之二端既立於是報以朝踐饋食之二禮以朝踐言之則建設質明所行之事焚膟膋黍稷

於爐炭而合之以蕭使其光上見蓋以䰟氣歸於天故尚臭以求諸陽而以報氣也此正以教民反始也以饋食言之則薦以黍稷進以肝肺首心雜以兩䩉醴酒又加以初祭之鬱鬯蓋以形魄歸於地故尚味以求諸陰而以報魄也此以人道祭之而教民相愛故告慈告孝而上下皆用其情所以為禮之極至也案報氣以氣報魄以實此陰陽之義鬱鬯當在先而列於後者依類言之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申言反古復始以起下文也君子惟反古復始不忘其身所由生也是以内而致其敬發其情又竭力從事於外以上報其親不敢有所弗盡也案報其親即報氣報魄之謂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畆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畆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

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此言耕藉之禮也紘繫冕爲固者先古先祖也惟報親必竭其力是故昔者天子爲藉田千畝必冕而朱紘躬自秉耒而爲三推之耕諸侯爲藉田百畝必冕而青紘躬自秉耒而爲九推之耕蓋將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凡爲醴酪齊盛皆於是乎取之此敬之至也陳氏祥道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也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也方氏慤曰天地指

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此言養牲之禮也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牛人充人之類躬親也言朝者敬辭也牛羊豕曰牲朔月月朔也古者天子諸侯平時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將祭

必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凡色純之犧體完之牲可中
祭牲者皆於是乎取之此敬之至也由是君召牛納
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者而卜之吉然後繫於牢而
養之君服皮弁之服素積之裳於朔月月半而巡視
其牲此所以致力而為孝之至也孔氏疏曰耕藉云
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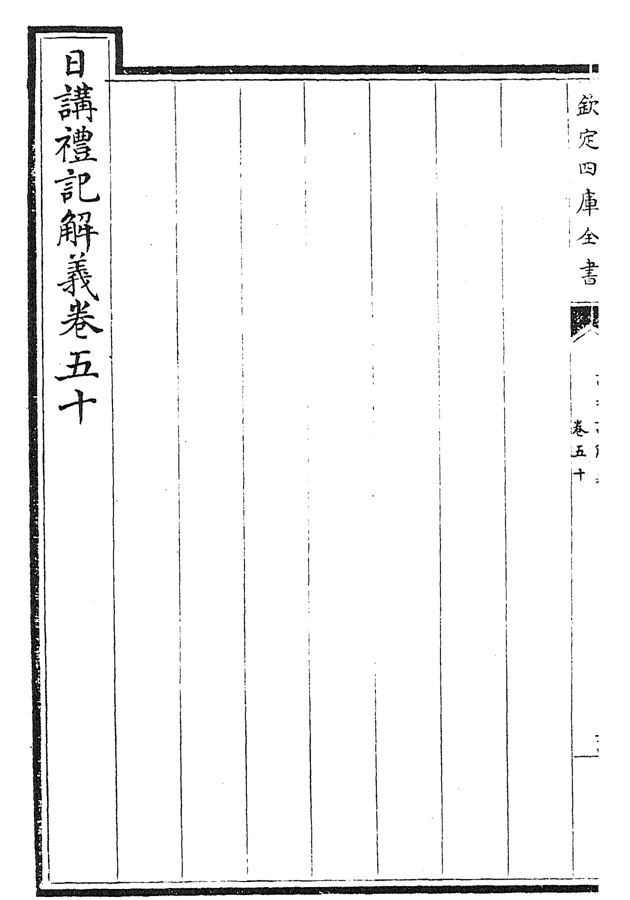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此言親蠶之禮也七尺曰仞仞有三尺高一丈也外

閉户扇在外而閉向内也大昕之朝季春之朔旦也三宫在天子則為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宫半后之六宫也戻至也風至則桑乾可以食蠶也單盡也去歲蠶成迄今朞歲故云歲單也副之言覆首飾所以覆首也褘褘衣也禮之禮獻繭者也三盆手者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淹之而振出其緒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家之桑養蠶之室近川而為之築宫以便於浴種高仞有三尺置棘於牆上而外閉之及

季春月朔君服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之入蠶於蠶室奉種以浴於川采桑於公桑俟風至葉乾乃取以食之及三月之盡則自去歲蠶成以至於今歲既畢矣於是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而告其成功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之祭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用少牢以禮之凡古之獻繭者其皆用此與及吉日夫人繅繭為絲則三次於盆以手振出其緒遂分布於三宮夫人及世婦之吉

者使纚以終事遂從而朱緑之玄黃之備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乃服以祀先王先公此敬之至也案孔子告宰我之言止此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一

祭義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此因祭而推言禮樂之義也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此因祭以推孝親之義而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也曾子曰孝之等有三大孝必尊親之至其次期於弗辱

其下貴於能養分不同而心之自盡焉一也公明儀問於曾子曰若夫子者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君子之所謂孝者必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後蓋非苟順焉而已惟務有以諭之於道而後即安至如叅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蘂為子者諭父母於道如為臣者格君心之非此忠孝之至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此言孝之在於能敬也遂猶成也曾子曰人之有是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體也所行爲父母之遺體而求其弗辱庸敢不敬乎夫敬無所不在如於居處而有不莊非孝也於事君而有不忠非孝也於涖官而有不敬非孝也於朋友而有不信非孝也於戰陳而

或無勇非孝也五者一有不遂且將烖及於親而敢不敬乎案此言戰陳無勇與諭父母於道同意是故從親之令非所以為孝不惟其是而苟以自全亦非所謂守身者也

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推極不辱之義而見能養之為小也饘牲屬鄉穀屬稱願口稱而心願也然語辭衆之本教言孝為教衆之本即孝經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之意也行猶用也為人子者若但亨熟饘鄉之味先嘗而薦之非遂可為孝也是養也夫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必其行成

於内國人咸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誠所謂孝也已夫國人稱願咸有觀感興起之心可見衆之本教曰孝其用於事親則曰養養猶可能也敬其親為難敬猶可能也安於敬為難安猶可能也久於敬而有終為難雖父母既没必慎行其身不至遺父母以惡名是則可謂能終而孝道盡矣夫孝為德之本而無所不統仁者仁此孝者也禮者履此孝者也義者宜此孝者也信者信此孝者也強者強此孝者也樂自

順此而致和以生刑自反此而得罪以作人其可不務孝乎案仁禮義信強皆性之德也而未有不原於孝者異氏無親則其本撥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言孝道之大亦上文本敎之意也放至準式也詩

文王有聲之篇曾子曰夫孝之道大矣置之則窮高
厚而塞乎天地溥之則極廣遠而横乎四海施諸後
世則悠久無疆而無閒於朝夕是以得乎人心之所
同然則推而放諸四海而人莫不以為準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孝治天下之謂也案放
之而準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中庸言脩道之教必
稱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者以此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

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此申上仁者仁此之意也曾子曰仁本於孝故樹木必以時伐焉禽獸必以時殺焉夫子嘗曰斷一樹殺一獸而有不以其時即非孝也案孝爲仁之實仁主於愛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是故聖人以孝治天下而有餘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

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此亦曾子之言即上孝有三之意也勞猶功也孝之等有三小孝則能養而用力中孝則弗辱而用勞大孝則尊親而不匱常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可謂用力矣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及物而令名歸親可謂用勞矣博施於民備物以祭而孝思無窮可

謂不匱矣至於心所自盡人人皆同如父母或愛之則喜而不能忘父母或惡之則懼而無敢怨父母或有過則諫而不敢逆迨父母既沒又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則能以禮終事其親者也案孝有大小猶云大德小德也孔疏以天子至庶人分位言之未是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

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此申言慎行其身之意也無人為大即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頃當作跬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道謂正路徑謂邪徑游謂浮水昔樂正子春下堂而偶傷其足既數月不出而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已瘳矣乃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矣夫如爾之問也善矣夫如爾之問也吾之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者有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如人為最大蓋吾身受性於天地而受形於

父母父母既全而生之而子能全而歸之斯可謂孝矣體為親之遺而能不虧其體身為親之枝而能不辱其身斯可謂全矣故君子雖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傷足則已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夫孝者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焉而不徑舟焉而不游有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於危殆之地者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其口忿言不

反於其身有不至於辱其身而羞其親者如此則可謂之孝矣案不虧體所以全形不辱身所以全性曾子之孝體其受而歸全易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此因孝親而言弟長之義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

也貴親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也昔者有虞氏之所貴者德而所尚則在齒夏后氏之所貴者爵而所尚則在齒殷人之所貴者富而所尚則在齒周人之所貴者親而所尚則在齒夫虞夏殷周皆天下之盛王也而未有遺年者可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以其次乎事親而弟實孝之推故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

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此言弟道無往不達而天下化成也併竝行錯鴈行隨隨行四丘為甸六十四井也君田獵則起其民為

卒徒故曰甸徒春田為蒐冬獵為狩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尚齒之教通行於天下而倡始於朝廷是故朝廷之所重在爵爵同則以齒為序七十者立而據杖於朝君有問則為布席而使坐八十者君揖即退不待朝事之畢君有問則就於其家而弟達乎朝廷矣少者與長者同行肩相倚而不竝兄事之則錯而少差父事之則隨而在後途中若見老者無論乘車與徒步必避之以致敬斑白者皆有少者以代勞不以

其任而行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惟以齒為尚即老而窮者亦所不遺強不至於犯弱衆不至於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者不為甸徒所以惜其力田獵分禽長多於幼所以厚其恩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之興以爵相統什伍之爵同則以齒為序而弟達乎軍旅矣夫孝弟之為教其發始乎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者如此是以衆著於孝弟之義守死不變而弗敢以干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廣明孝弟之道以起下文也先王行禮宗祀嚴父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追本始而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尊高年而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崇道德而教諸侯之德也耕藉以

供粢盛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以來羣后所以教

諸侯之臣也此五者乃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

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

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此申言教弟之義也天子之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也

始則親袒割牲以為俎實繼則親執醬以饋熟食畢

又親執爵以酳口且又端冕而總持干盾親立於舞位以侑食此所以尚齒而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咸知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其俗化之成蓋皆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立四學以教人當入學之時雖大子亦必循少長之序而有不敢以貴加人者案周立四學鄭氏謂是四郊之虞庠方氏慤謂是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陸氏佃謂四學并其中學而五南為

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而辟雍則居中

陸氏近是但辟雍宜居南成均宜居中耳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此即巡守以明尚齒之禮也天子巡守之時諸侯遠迎而待於竟天子必先見百年者若八十九十者東行則西行者弗敢徑過西行則東行者弗敢徑過而

必往見之如欲言政者君就其家而問之可也夫天子至尊廵守大典猶曲盡尊年之禮若此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此即鄉飲以明尚齒之禮也壹命謂王朝之下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再命謂王朝之中士公侯伯之鄉齒謂以年次坐立也鄉飲酒之禮壹命尚㝀故

序齒於鄉里再命稍尊但序齒於族人三命巳尊則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不得與之序齒然序進之時族有七十者則必先入而有所不敢先蓋齒至七十而致仕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先與之揖讓而後及於在位有爵者即三命亦豈得而加之哉案鄭注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禄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此歷言讓善於所尊以明敬順之道也薦進也本者推而本之也存猶歸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謙讓為貴天子為天所命有善必讓德於天諸侯為天子所命有善必歸諸天子卿大夫為諸侯所命有善必薦於諸侯士庶人乃父母長老之所教有善必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其有禄爵慶賞必賜之於宗廟凡皆

以示民順也案示順者不忘所自而弗敢專蓋亦孝之德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此申言天子之讓善也建者立於此而參於彼也易上謂易書下是官名即大卜也昔者聖人明於陰陽天地之情而作易以垂教占易者抱龜而立於南面

天子衮冕而立於北面雖自有明知之心必進而斷其志焉蓋示人以不敢自專所以尊天也卜吉為善善則稱人不吉為過過則稱己所以教人不自矜伐且尊敬賢人也案易以道陰陽而云抱龜者兼言卜筮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顔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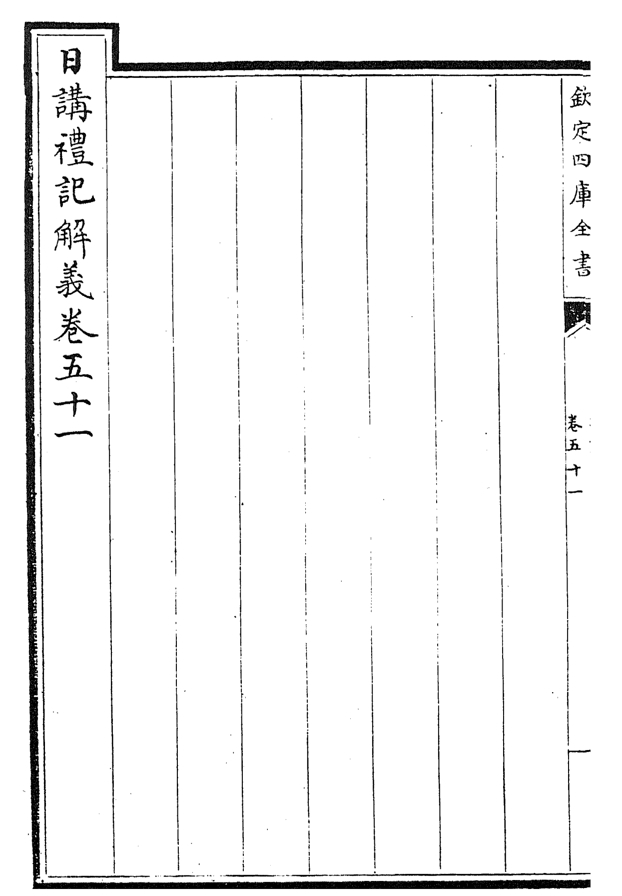
皆出其立身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
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此覆言孝子享親之極其誠也宿者皆出謂賓助祭
者事畢而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術述也孝子
若將祭祀則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而於以具其服
物脩其宮室治其前後之百事及祭之日則顏色必
溫行步必恐如親之將來而懼不及致其愛者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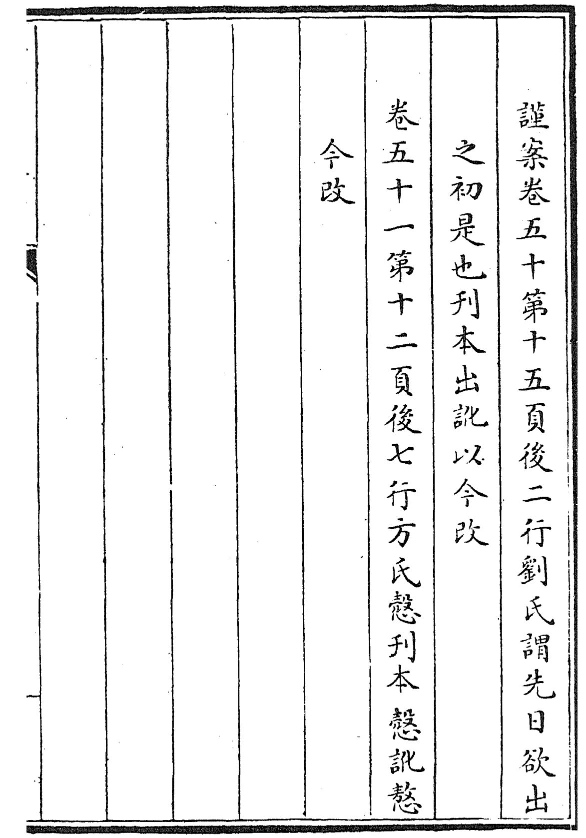
奠之也則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親之既來欲有所語而未之發者然助祭者皆出則其立卑静以正如親之將往而弗及見者然及祭之後猶且陶陶遂遂如親之既往而將復入然是惟慤善不違乎身耳目不違乎心思慮不違乎親其天性之愛結諸心形諸色而每事述而省之正孝子事親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此言尊神親祖之義也神無方人位之而有方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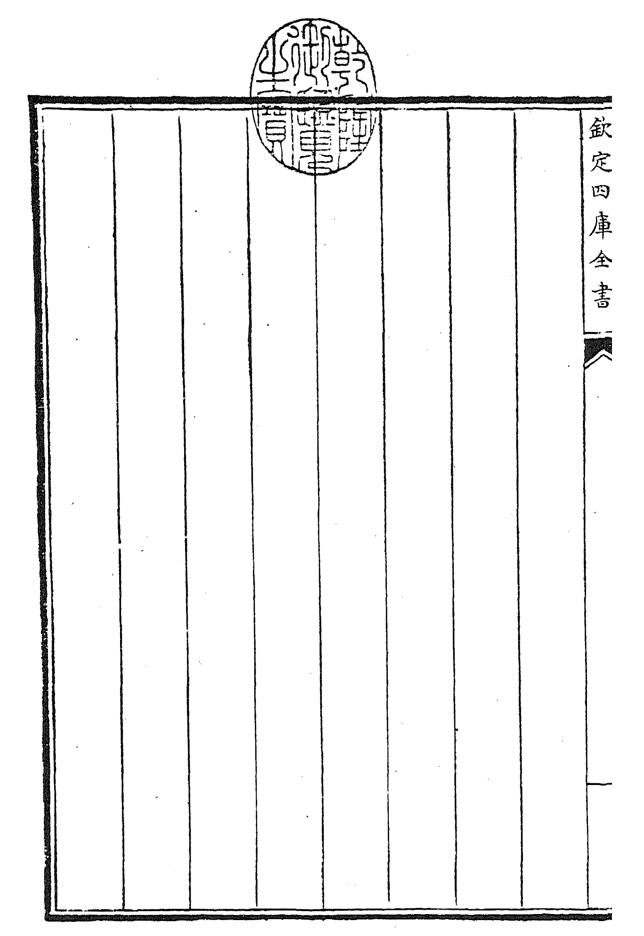
建天子諸侯建國之神位其方所有一定而不可易
者右則為社稷而左則為宗廟王氏曰右陰也地道
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一



謹案卷五十第十五頁後二行劉氏謂先日欲出之初是也刋本出訛以今改

卷五十一第十二頁後七行方氏慇刋本慇訛慗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灝